



越絕卷第八

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榔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

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
民烏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
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
告至焉禹之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
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
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
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關東徙瑯琊起觀臺臺周
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
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
被賜一作陽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廬之矛出死士三

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媿稽一作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
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
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
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
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

一作

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

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也句踐子與夷時霸

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

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

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

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甃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

稷山者句踐齊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又仰望

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足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撲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樂野者越之戈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厨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憊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淞江之上石買爲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

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淞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 鼓畫陳詐兵越師潰陸政令不行

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孤之將殺嚙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

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淞江待詔入吳故有鷄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剗之吳不聽遂許之淞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城里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家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七戒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鍾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
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
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
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
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
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
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
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
八百人伐松栢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句踐
伐善村交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

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
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鐘宮也去縣七里其邑
爲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
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
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曰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

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
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爲和

公群社稷墟

一作虛

巫山者越魘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許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
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去縣三十
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
之巫神欲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負卒七士人度之命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僻首後因以為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

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嘯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臯事見吳矣

淞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一作熟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

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

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自里北鄉臣事吳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淞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

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臯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二十七年號

曰趙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于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教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

鄣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淞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丈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

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 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絕卷第八

越絕卷第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疆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閭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

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曰益上不選則孔主曰益下
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
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
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
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
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
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仲管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
計倪對曰齊威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
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

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
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
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
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羞君王察之
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旣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
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
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
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畧責於絕施之職而其功遠
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
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

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群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
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
六年士民十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
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夫有勇見於外必
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
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
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
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
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
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垂牽牛南斗赫赫

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爲後
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與師與戰西江二國爭疆未知
存亡子胥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
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
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
聽嚭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
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耻此之謂也哀
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
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
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作

忠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卷第九

越絕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 剡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特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鑿備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

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鑿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鑿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熹遊博聞疆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

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
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之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疆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晝 成篇即 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鑿

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
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
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
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諛申
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
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僂僂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
鑿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
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鱗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
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
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人俱

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母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
嚮王孫駱惶怖解冠憤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
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
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
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
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
爲聲哉太宰嚮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因酌行觴
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嚮爲右
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尅師兵
三川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

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
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之糧視瞻不明據地
飲水持籠稻而食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對曰是籠
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
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
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
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
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
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天大夫種處中范蠡數
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知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

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
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
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
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秣馬比
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
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
光之劍杖屈盧之弓填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
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
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
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

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詔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卷第十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竝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場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

鐵鏗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
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
華粹而芙蓉始出觀其鈇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
水之溢於溇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
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
死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
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
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
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曰純鈞
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

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
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
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
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
賜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
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
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
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
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
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

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齋邦之重寶皆以奉子
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
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
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
曰工布市一作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
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
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
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
淵欲知泰阿觀其鈇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
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

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
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
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
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
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
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
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
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斷樹木爲宮室鑿地夫
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
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

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豪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

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
臣種取脩下吏閔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
財再拜獻於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
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國空
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
起姑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
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
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
敢當使下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
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

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
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
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
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利害
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
妲己周亡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而
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
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

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疆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
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
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
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
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
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
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
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
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
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

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疆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
疆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疆
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
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
右將智而明兵多卒疆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
勇卒疆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
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疆穀足而有多爲一作馬不可攻
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疆其氣本廣末銳
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疆兵
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

左將勇而疆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疆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

軍無氣筭於廟堂以知疆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甯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

安邑東井

也

故治維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
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參也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
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
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
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
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
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
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

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王諸侯聖主不為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疆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

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為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為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為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為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

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

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攀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

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

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神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 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

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芽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

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殘亡邦危社稷為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為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惑人之謗已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

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而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不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疆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疆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

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旣已勝天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邪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嘗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

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
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
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虚心垂意聽於下風
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
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
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致忘范
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
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
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允
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冊書帛置之枕中

以爲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
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
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
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小人告
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迴客者因對曰
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小使告園者彼
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
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小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

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
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
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固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園馳入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入縱酒女環鼓
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
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之負
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
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示
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

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
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
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
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
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
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
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夫王賢不離
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必許句踐曉焉

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高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入關涉天機後祗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頁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狠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

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爲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

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如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心也大王將殺子胥使逢同徵之胥見逢同知爲吳王來也

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豕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視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地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垂徵爲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旣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

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
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
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
其本來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
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
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
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
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却敵之路觀
乎陳恒能知今相取之術觀乎德教能知忠直所死在
懷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
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邦之治察乎途
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
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于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卷第十五

越絕篇敘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疆秦喪其世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入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乘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癩世若此

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也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疆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狡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

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疆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上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弒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上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寬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

不為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復仇名譽其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謀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敘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棋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疆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相親四夷樂德欽

塞貢珎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為狂
者句踐何當屬莖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
倘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為福危
孰易為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
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
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
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
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

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
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
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人子胥
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
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
至相為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
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為王合即能以霸
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
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
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

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
乎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
逃雲夢山之子胥兵笞卒主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
秦請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
越見其策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
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
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
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
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二 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

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爲生得來
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
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子
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
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
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觀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
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遠
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
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
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

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箒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盡所有也

越絕卷第十五終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

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
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興壬子吳中得許
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
亥官中都借本祕閣以三本互相參攷擇其通者從
之乃麤可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真不
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正
遂刻之夔門以俟來者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補書



